

燈下小記

蕭蕭

錢穆亦談怪力亂神

怪力亂神，本來是孔子之徒所不談的。但閱讀錢穆先生的師友雜憶中，却有一段記述狐魅作怪，說得儼然真有其事一樣。茲節錄於下：

「……祠德奎又告余，園中有狐魅作怪事，繪形繪影，疑神疑鬼，如有其事，如在目前。而余此後亦確曾遭遇到。姑舉一例：某日深夜，余欲起床小解，開亮電燈，忽見床前地面兩鞋，只賸一隻，明是關著寢室門才上床，望寢室門依然關着，但床前那隻鞋，却不翼而飛，不見了。清晨遍覓不獲，後見此鞋乃在帳頂之上，是必有啣之而上者，但究不知是何怪物。寢室門既緊閉，此怪物又何由而來，此類事曾三數見。」

初讀錢氏這一記述，我也確曾深感詫異，但經過仔細思考，疑團也就化解了。我們知道：狐是最狡猾的動物，大陸民間舊時建築，洞穴裂罅，所在多有，尤以年久失修者為甚，以小小之狐，軀體柔軟，縮身有術，隨時可以進出自如，不足怪也。平常人家養的小狗，即常有喜歡搬弄主人鞋子的惡作劇習性，狐狗性近，自然更難免了。

白崇禧讀報最精細

抗戰期間，上海申報遷漢口出版。時前方戰事緊張，某日，該報廣告欄中，有一自稱貌美妙齡女郎徵婚啟事，其條件為各種職業均可，唯單獨限制不嫁軍人。當時白崇禧將軍正督師前方，

見報後，即反映給當時的軍委會第六部，謂前方將士，正在用命，此類廣告，最好轉知報社少登，以免影響士氣。當時任第六部長陳辭修（誠）上將，看到白將軍的反映意見既欽佩白氏的讀報精細，也敬服白氏的想法周到，用心良苦，第六部同仁都敬佩白氏真不愧為「小諸葛」。

郭小莊談「擁抱」之道

讀馬玉琪、郭小莊「為梨園添一把火」對話錄，其中郭小莊有關國劇中男女擁抱說法，覺得很有道理，也很有意思。郭小莊說：「民國六十八年，雅音首演『白蛇與許仙』，劇中兩人必須擁抱，但國劇中擁抱是有距離的，我排練時也依照傳統去做。可是正式演出那天，我竟因太入戲，而和曹復永抱在一起，當時連曹復永都嚇了一跳。為什麼可以擁抱，我分析是因為他們已是夫妻，又已有一個兒子，而臨生離死別，未來能否相逢，仍是個未知數，那麼恩愛的夫妻，在那一刹那，當然是可以擁抱的。可是這點後來也引起劇界人士的批評：『國劇可以這樣？』但是第二年我演梁祝，一樣是生離死別，我却仍讓他們保持距離，因為他們沒有結過婚，這都是符合劇情，而又合情合理的設計。」從郭小莊的說話中，擁抱雖是一個小動作，也是應有分寸，不可亂來一點的。像今天一般電視劇和電影，不問情節東來一個舌咬舌的接吻，西來一個雙方赤身裸體的床戲，真令人有「嘆觀止矣」之感了。

勢已發生了變化。盛督辦世才奉中央之命調為農林部長，即將首途離新赴渝。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銜命來新，新疆邊防軍第一師長柳正欣中將等被盛氏監禁，所有當時軍政幹部多人同遭監禁，人心惶惶，原因莫測。

我旋即奉調為督辦公署人事室主任，乃協助中央處理或平冤獄風波。接掌人事室主任後晝夜不停工作，以迄日本無條件投降。

抗戰勝利消息傳來，全疆人士欣喜若狂，不久我收到恩師沈鴻烈（國家動員委員會秘書長）自重慶來電，徵詢意見擬調我回重慶，派赴東北接收航政、航業。我考慮再三，向朱長官辭職獲准後，即攜眷回重慶，與多年分別之師友相聚會，奉交通部令派赴哈爾濱，展開另一段東北之行的生活。

我自民國廿九年冬抵新疆時，那是個封閉的社會，盛世才統治新疆採蘇俄「格別烏」方式，社會人士常彼此相互監視；警察權力很大，他們有拘捕、監禁、刑事諸種特權，軍政各單位亦多借重蘇俄協助，設置有顧問等。

個人在新疆五年中，記取了心得經驗很多，如謹言慎行，對人處事警覺性提高。在學識修養、體能鍛鍊亦下了一番工夫，而對於國事之前途，人事之變化更多一番認識和了解。本篇僅為回憶錄而已，對於四十多年前的人、事、地、時、物，已記憶不大清楚或遺忘大半，更無記事及參考資料可查，所有記載早經散佚，今日散記，全是信手寫來，未加修飾，如有舛錯，則由筆者負責，特為附記。